



蔡澜倪匡玩直播

【冷眼旁观】

## 『网络直播』 我们为什么热衷

袁跃兴

体育、综艺、音乐、教育、人文等等，都进入了直播内容，以至有人说，我们现在进入了“全民直播的时代”。

去年年底，艺术家叶甫纳与另一位艺术家北鸥开始合作《直播计划》，这一代许多年轻的艺术家深谙商业社会的规则，不仅尝试与商业的跨界合作，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充斥着各种流行文化、商业文化元素，包含了许多“俗文化”的内容。有艺术评论这样评价叶甫纳这一代年轻艺术家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趣味——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当你们的“老公”王思聪都在一边拿着上亿“零花钱”投着资、赚着钱，一边在逛京东、玩游戏、哈韩流，从网络红人到富二代甚至到霸道总裁到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都在玩着网络直播的时候，草根生活已经在这个国家完全逆袭成为了主流。

金庸、倪匡、黄霑和蔡澜，被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如今，创作“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的黄霑早已作古，92岁的金庸和81岁的倪匡也鲜少露面，只有74岁的蔡澜仍活跃着，出书，谈美食，依旧精力充沛。7月2日，蔡澜拉出倪匡在“一直播”平台开设系列直播节目“倪匡蔡澜155会客室”，两位老人意气风发，妙语连珠，谈朋友，谈文学，谈交女友，引来众多粉丝，观看数量突破百万，而一小时的直播显然不过瘾，网友则呼吁“请把金庸先生叫来”。

如今，随着五花八门的直播APP出现，一台智能手机加上互联网就能支撑起一个直播秀场，网络直播正在成为全新的社交方式和媒介传播形式，游戏、娱乐、

这不禁让人想起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说，“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是由于现代技术的惊人进步，导致‘距离消除’，现在历史被如此迅速地创造出来，以致它常常使我们惊诧不已”。这种技术工具，正在影响着和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塑造着我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

如此普及的网络直播，缘于怎样的时代诉求和时代文化心理？

这正是时代互联网精神的展现。互联网时代使每一个人都获得了自由，拥有了表达的权利，借助互联网无远弗届的技术，可以把个人与时代、社会、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兴奋。我们通过“网络直播”，谈论家长里短，评说声色犬马，臧否人物，传播知识。有网友说得好，“时代不同了，想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完全可以越过电视了。你喜欢写字，可以用文字来表达；你喜欢‘抛头露面’，可以制作视频分享生活；你喜欢唱歌，可以当网络主播，唱给别人听。这真的是一个不再局限于文字、可以随意发声的年代了。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它的背后其实是自我个性充分发展和人类实现无限自由的时代。”

“网络直播”，有人也把它叫做“秀场”，其实，这带有自我表演的属性。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说，“网络直播”是我们通过技术媒介在一个特定的情境内与他人交流产生互动影响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通过自我表演来展示我们特定的

社会角色。在“网络直播”中，我们所有的行为，包括真实的、虚假的，伦理道德的还是不健康色情低俗的，其实，仍是一种自我表演和自我表达。“网络直播”虽然是一种视频形象，但通过这扇小小的“窗口”，还是能够证实一个人、一个表演者的身份、地位、社会声誉、欲望和诉求这些自我需要的方面。所以，有的人把网络直播当做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获得精神自由的工具，有的人则因为网络直播变得自我堕落、自我分裂、自我毁灭……

这是一个娱乐时代，更犀利的说法，这是“娱乐至死”的时代。“网络直播”虽是新生事物，但是，一些“网络直播”的内容，已经充斥着欲望化、物质化的东西，有的正变成没有精神价值的纯肉身娱乐，变成艳俗、媚俗的“低俗化竞赛”。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说：“如果一切文化内容都无声无息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不正是对“网络直播”的警示，也是对当下一切文化的警告。

“网络直播”，是我们表达的最为自由的渠道和平台。我们需要为这种网络秩序创设一种理想的环境，鼓励每个人享有任何他人所享有的充分发展自己的权利；这种网络秩序不应夸大人性中的某些方面而因此牺牲另一些方面的发展，它应该是有利于发展我们所有的高尚的倾向，而不是侵损人性中精神和美学的方面。

以归为“心灵治愈系”小说，其中《追风筝的人》已畅销近十年，《解忧杂货店》也已连续第三年进入畅销榜单。这说明，文学类图书中具有“治愈”、“励志”、“温暖”等内容，不仅为读者所欢迎，也被读者所需求。“治愈”、“励志”、“温暖”，是这类图书或文学类图书畅销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因为搔到了阅读此类图书的读者生命、心灵和精神的痒处。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要想娱乐，一台电脑足够了，玩游戏、刷微博、看电影，一天24小时都能玩，娱乐至死的说法一点都不为过，在这种过度的娱乐中，人们谋求神经亢奋，寻找感官刺激，窥探人性隐私，但那些被消费娱乐文化包围的人们却越来越感到焦虑、空虚。于是，这样的问题就横亘在我们的面前，“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

放眼当代社会，商业利益操控的文化潮流将我们变成了一种附庸，迷失、空虚占据了很多人 的心灵，灵魂原野已变成了一片荒芜，而听到的发自心灵的渴求文学的声音，却日渐稀少……

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文学的力量、文学的影响及文学对生命和心灵感染、教化的作用。我们似乎已经不会到文学中去寻找自然的文笔带来的惊奇和兴奋，我们忘记了与这

样的文学进行精神交流。我们的感觉变得越来越粗鄙，我们的口味逐渐滑向肤浅、平庸，体会不到真正的文学带给我们的文字之美、人性之美和世界之美……

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我们就会变得自我分裂和自我对抗，浮躁得无所适从，这是不是文化狂欢之下的精神“死机”？这就需要重新启动，重新确定一个方向，用文学的力量来“救赎”精神生命。因此，文学应该重新使用“教化”这样一个词，文学特别需要发挥它的“教化”作用。这种“教化”作用，自然包括文学所应有的“励志”“治愈”“温暖”“暖心”的价值。

文学的“励志”“温暖”会让浮躁不安的人沉静下来，阅读、思考他人的生活、他人的感受，使心灵不再空虚，使灵魂不再流浪，从而逐渐唤醒自己生命里本就存在的各种感受力。这样的文学，最终目的是把所有的痛苦变美，重获感受欢乐、悲伤、同情、愤怒的能力，重新充满活力和激情，成为精神健全、饱满的人。这样的文学，应包含着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文学温暖的力量、向善的力量，穿越了沉沦以后上升的力量、提升的力量，给懦弱者以更大的勇气，给绝望者以希望和信念，给失却理想者以更高远的境界……真正的文学，无须拒绝这样的励志和温暖！

【写作江湖】

## 『励志和温暖』吗 文学不该提供

杜浩

文学不该具备“治愈”、“励志”功能这些看法的原因，但文学真的需要拒绝“励志”、“温暖”吗？

7月19日《文汇报》“2016上半年全国畅销书榜单公布‘治愈系’长销不衰”报道称：在虚构类畅销书榜单中，实体店前三名分别是《追风筝的人》、《解忧杂货店》和《三体》，网店前三名则是《摆渡人》、《追风筝的人》和《解忧杂货店》，非常相似。这几部作品除了《三体》以外，在内容和风格上全都可

近日，第十四届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举办“甜美的时光片段”文学论坛，与会的一些作家和评论家从短篇小说的写作切入，畅谈小说世界，分析目前短篇小说写作的现状。

目前，国内短篇小说不仅少人写作，而且在文化消费主义和文学功利思想的影响下，短篇庸俗化倾向越来越突出，“当下的短篇小说被狗血和鸡汤影响，出版界也欢迎这类作品，加上影视对小说的冲击——需要你写出影视化的东西。简而言之，快餐式。”“短篇小说变得庸俗，作家对短篇小说的理解变得庸俗，读者对短篇小说的理解也庸俗起来。我们把短篇小说当做一种快速解压的文化产品。这不是指责，而是一个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这和当下我们对小说、对文学认识和教育的不足也有关系。”所以说，从文学的作用来说，当下社会人们工作紧张、各种不适，可以通过运动、唱歌而非短篇小说解乏，“因为短篇小说是一种心绞痛的快速死法，它其实不提供解乏功能，不提供人生经验和情感解决方案，不提供励志和温暖。好的短篇小说，套用拉纳德的一个短篇集的名字：有人喜欢冷冰冰”。

事实上，流行文化、流行文学、流行出版物中，的确存在着许多廉价、浅薄的东西，这也正是作家和评论家提出文学“不提供励志和温暖”。

## 【听者有心】 “小孩看不懂鲁迅” 一点不奇怪

孙建清

在近日举办的香港书展上，北大教授曹文轩驳斥了“小孩看不懂鲁迅”的观点。身为资深学者和北大教授，曹文轩深度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他曾多次参加中学语文教材编写，比如参与人教社的高中语文教材以及很多课外语文读本编写。对于此前曾引发讨论和争议的鲁迅文章进语文教材的问题，曹文轩说：“我知道有些教材编写老师认为，现在的小孩子估计读不懂鲁迅作品。我感觉这种观点非常奇怪。我小时候读得最多的就是鲁迅的作品，而且鲁迅的作品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小时候就能读懂，为什么现在的小孩子读不懂鲁迅作品？人种没有退化吧！我觉得，应该审核的不是鲁迅的作品好不好读，而是要检讨小孩子的阅读生态出现了什么问题，恐怕是过多的浅阅读造成的吧。”

就青少年的阅读而言，的确存在着浅阅读，何止是青少年，当下很多人都处于浅阅读的状态，但是如果把青少年读不懂鲁迅，归结于青少年的浅阅读，恐怕也未必公允。文学作品，读得懂还是读不懂，与阅读者或深或浅的阅读经历没有直接关系。比如说，很多学者、评论家都曾说过朦胧诗不好懂，难道说这是学者、评论家浅阅读造成的吗？显然不能简单下结论。我们承认现在中小学生的阅读状态不太理想，有不少孩子看了太多浅薄的书，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要求一定读懂鲁迅的书，这也太苛刻了。其实，鲁迅的文章确实不大好懂，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承认这个事实不丢人，大人尚且读不懂鲁迅，何况是孩子呢？

看不懂鲁迅的作品，原因相当复杂，大致可能有这样几点：首先，鲁迅的写作处于白话文兴起的时候，从文本看，鲁迅的文章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文，或者说不是当下的大众话语，因此读起来可能文白夹杂，不容易理解。其次，鲁迅处在一个形势极其复杂的年代，军阀混战，党派林立，左翼右翼，社会动荡，简直能把人搞晕，这也是读不懂鲁迅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作为文章大家的鲁迅先生，文风犀利，思想深刻，言词凝练，阅历不深的孩子阅读有难度自不待言。第四，由于鲁迅处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他不得不在写作中大量使用了曲笔，这样隐晦的写作方法当然不利于阅读。不怕露丑，就我阅读鲁迅来说，一本《鲁迅杂文全集》陪伴我多年，直到现在也不能说全部读懂了。而曹文轩教授说他“小时候就能读懂鲁迅”，除了他生活的年代与当下儿童不同外，恐怕只能用“神童”“天才”来解释了。

小孩子还小，读不懂鲁迅，这是一点儿都不奇怪的，教授似乎也不必给小孩子扣上浅阅读的帽子，因为浅阅读总没有深阅读来得那么悦耳动听，或者说浅阅读历来不够“光彩”。小孩子读书哪来那么多的禁忌，一定要读懂，这未免要求太高，也有点霸道。在读鲁迅的问题上，我的看法是：小孩看不懂鲁迅不是放弃读鲁迅，而是能多读一点就多读一点，能读懂多少就读懂多少，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会对鲁迅有深刻的认识，切不可操之过急。